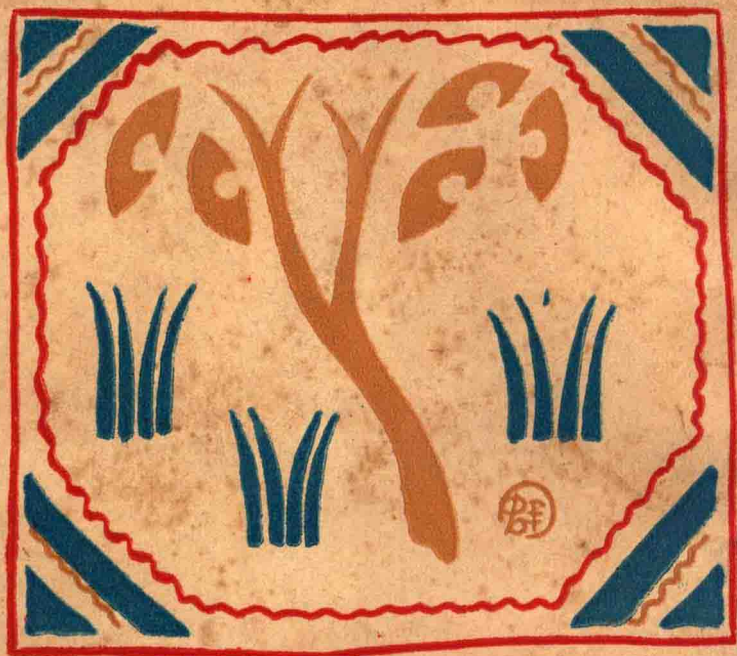




蘭 夜

搬家

在回家的路上，紹英把一向不曾注意過的路旁的小巧精緻的洋房隨走隨看着；對於搬家本來很爲淡漠的心思這時也覺活動起來。

現在住的房子是分租的兩間樓房。初尋到這房子的時候，他和他的妻都感到再合適也沒有了的那樣的滿意，搬進去住了以後，更發覺了種種細微處的稱

心。房間很寬大，粉刷得也很美麗。一間作爲臥室和書房，其餘一間便作了朋友來訪時聚談的地方。隔壁房間的隣居是一個像在什麼洋行內供職的獨身的男子，每日早晨出去後直到傍晚才歸來；普通那種合住的寓所的嘈雜簡直是一點也沒有，並且日常的粗事有樓下房東的女僕兼代操作，更覺方便。其餘如臨窗的隣家的花園的景緻呀，附近環境的幽靜呀，交通的便利呀……在他們搬來的幾日內隨時感到有說不盡的優點，每逢朋友來訪他們的新居，總是很得意地把這種種作爲愉快的話題。「要是單獨租一幢房子倒不見得有這樣好，那種自立門戶的許多麻煩，對於我們這種生活反而不相宜。」他們心中，口頭上常是這樣想着說着。

紹英是從事于文學的人，他的妻也是方才脫離學校生活的大學生，並且又是在戀愛熱的新婚後，所以對於這富于浪漫意味的住處，是非常歡喜。那種認

真地成立一個家庭的累贅，祇要他們想一想都覺厭惡，尤其是他的妻。他們常私下裏誇耀着說他們這樣的住家是理想的詩意的住家。像是別無奢望似的希望長久這樣下去。有一次他的妻竟孩子似的擔心着房錢太便宜了，恐怕房東要翻悔停租。

他們是暑假前結的婚，蜜月正好在閒散的假期中，那生活自然是猶如這寓所一樣充滿着極端的詩意。當他們出去遊玩的時候，便把房門鎖了，到外面盡興地愛玩到什麼時候便什麼時候，沒有便他們牽掛的所謂家事。在家的時候，便是兩人單獨地親暱地相處着，沒有實際的煩擾妨礙他們的夢也似的歡樂。這樣的度過了一個暑假，紹英不能不恢復每日出勤的工作了。他是在某機關內供職的，雖然這職業是與他從事文學的事業不很適合，但爲了生活問題，目下尚不能放棄。他們那任情恣意的歡娛生活却因之受到拘束，只有在公餘或假日才能

重溫一次舊日的美夢；每天雖是怎樣不忍也不能把他的妻孤獨地留在家中。房子還是以前的房子，現在是暗淡了許多。每逢事畢歸來，他的妻雖然顯着特別興奮的歡喜，但總不勝其苦似的對他訴說着獨處在這沒有其他一個人的家中的難堪的寂寞。

這樣的生活繼續到兩月之後，這孤寂的住處對於他的妻簡直成了可詛咒的地方。

一天紹英從外面回來，閒談中忽然記起今天有兩個朋友和他商量着要合租一幢房子同住的事，隨口地和妻談着。在他那樣子是絲毫也沒把這當作一件事，他的妻却忽然像觸動了什麼心思，認真地追問着詳細的情形。紹英還是不以爲意地笑了說：

『怎麼？你想搬家了嗎？』

『噯，真不想再在這兒住了，再住下去真要把人寂寞死了！』

她厭憎地向着這屋子看了一眼這樣說着，要搬家的意思是不曾計畫過，對于現在的住處確是早就覺得離開才好了。

『又不喜歡這樣住了？想組織個家庭作主婦了嗎？』

紹英取笑了說。

『不是不歡喜，實在每天二個人悶在這屋裏快要悶死了。並且你一出去，我就覺到孤零得怪害怕似的，幾時讓你在這裏悶上一天試試看，管保你也不再說歡喜了。要是和他們一塊住了，也不能就成了家庭般的過日子，現在的好處還是照舊地有，這種寂寞可就減去了。就是各人在各人的屋裏悶着的時候，也總不會感到這種孤零零的意味了。』

妻像是要把他說服了，立刻就決定搬家似的那樣認真地說着。

『和他們在一塊就可以不寂寞了嗎？噯呀，我倒不放心呢。』

他作着不高興的鬼臉調侃着她。

『爲什麼不放心？』她也笑了，『這樣子住，你才應該不放心呢，成天只我一個人在這裏，隨便作什麼也沒有人知道。你才算蠢呢，這就想不到了嗎？』

『呀，我不在家的時候你作過什麼來？告訴我！告訴我！』
他裝作認真着急，強制着她說。

『背着你作了的事情再告訴你，這樣傻的人也會有嗎？』

她也更起勁地引逗着他，故意作着半真半假的樣子。

在這調笑中間，房子的事暫時被遺忘了。

第二天紹英出去後，他的妻重又經營着寂寥的情味時，才又急切地燃起搬家的熱望。一意念念不忘地想像着那和朋友們同住著比這要好幾倍的情形，

等到紹英歸來，首先便問房子的事怎樣了。

『他們也不過隨便地談起，那裏會認真地立刻去進行。』

他看了妻的急切的樣子，不禁好笑起來。

她的蘊釀到極度的搬家熱，被丈夫的話突然地冷下去了，但並不是消滅，好像生了根似的從此存了要搬家的決心。

她覺得完全是紹英沒有要搬家的意思，對於朋友的提議不表示起勁，便每日督促着他進行。後來經他認真地告訴了確乎是那兩個提議合住的朋友已經把前議取消了，一個已經到別處去，她才相信了。對於這一方面絕了望，可是對於搬家仍是有着非常的決心。紹英也答應了說等有了相當機會准想法子。

這天他們的朋友時中來玩，偶然談起他的太太不久要從家中出來了。紹英只取笑了說：

『那你快組織家庭了，不再寂寞了吧？』

他的妻却忽然聯想起搬家的事來，問：

『房子找妥了嗎？』

聽說還沒有，便說：

『那末我們合租一幢房同住好不好？』

又回頭對着紹英，『這真好極了！』

對於在外埠要來的妻子，正感到安置的困難的時中，聽說這樣，連忙表示贊同。實行合居的具體計畫便立刻積極地討論起來。決定的是找一所三層樓的洋房，每家住一層，樓底的客廳合用；還有僱傭和伙食的事也是合作的。

『我可是不會管家的呢，要請您太太偏勞點才行。』

紹英的妻在歡喜中想到了家事的麻煩，忽然插進去這樣的說，絕對不是客

氣的意思。

『這不要緊，我那位太太是專門管家的材料。』

時中提到自己的舊式的妻，總愛用這樣自嘲的口吻，在這裏又加上了一層對於朋友之妻的高抬。

『頂好像作二房東似的，把我們的事情由您包辦去好了。』

在妻和時中的興濃的討論中，紹英除了表示同意以外，說的話很少，這時滾趣似的加了這樣一點意見。

『對啦，這樣頂好了。』

他的妻認真地非常贊同。

『好的。』

時中也表示マ、承諾。

這議決的進行，第一步是租房子，說定那日就去尋找，由雙方同時進行。

時中走了之後，他們又私下裏把這事計畫着，紹英對於妻的過于急切的態度，微微有點反感說：

『你現在只想着合住的的好處了，壞處就不去想了。』

『有什麼壞處？』

『不用說別的了，第一就不能再像現在這樣清靜，這樣隨便。並且他的太太，你想你那裏能同她合得來，這樣長久住下去，許多小事情上就會覺得別拗。自然現在想起來是沒有什麼，不過到了那時候你就覺得不痛快了，不信，試試看呢。』

『那有什麼關係，雖然是住在一塊，還不仍舊是你是你，我是我的，像現在在的隣居一樣？』

『說起來是沒有什麼，不過事實上總不能像理想的那樣簡單。我管保你還有後悔的時候。』

『我敢保絕對不會後悔的，像這樣在無人的孤島上過日似的生活，隨便什麼時候也不會再想她了。』

她現在一如剛搬來時對這房子處處發覺着牠的優點一般，現在是感到簡直沒有一處可以留戀。

『女人的情感的固執真是沒有辦法，有了一個念頭就別想能將牠打消。』
紹英在心裏這樣想着，也就不想再說什麼了。

幾日中「搬家」成了他們重要的問題，但紹英對於這事的淡漠正和他妻的熱心成了反比例。起初僅是淡漠的心思，現在轉變成了極端地不願。妻之所以這樣熱心要搬家，完全是由于想避除那一人獨處的長日的孤寂，他是很了解的。

但因此他對於妻耐不住孤寂要找慰藉的這點上忽然感到嫉妒，並且不知怎的他又想到他的妻對於時中很有好感，所以特別歡喜和他合住。關於過去有時開玩笑，妻故意地說時中怎樣可愛，怎樣討人歡喜的話，現在一一地認真地回憶起來。每逢妻和他高興地談着合住的事時，他不禁沉思在這裏面。

『我不願意同他合住，我知道你喜歡他，想和他常在一塊。』

一天正當他的妻談搬家談得起勁的時候，他忍不住地說了這樣的話。

『什麼？你這人真好笑極了！』

她先是意外地吃驚，接着便笑起來。逼着他說出她怎樣歡喜他來。

『你還不承認？不是你自己說過的麼？』

他想着的時候他本來是認真，可是說出來了也變成了玩笑。

『要是真歡喜他，還會對你說嗎？你又來發癡了。』

『你嘴裏裝作說着玩，實在心裏也真歡喜他，我那裏不知道？我不願意和他一同住，我明天去對他說去，叫他找單住的房子好了。』

『就算是我歡喜他，現在有他的太太在一塊，還能怎麼樣？』

『他那太太還會妨礙你們嗎？』

『但那到底不方便，我要真愛他，那就不會搬家了；在這裏每天你出去的時候約他來多方便？並且你也不會知道。』

『噯呀，你一定存過這樣的心的，我以後倒要在你料想不到的時候回來偵探一下！』

『哼！那才讓你偵探不着呢。我把門鎖了，貼上一張墨條說出去了。你怎麼能知道？』

『我守在門口不走。』

『好呵，幾時我倒要故意弄這麼一手，叫人家看看你的笑話。』她勝利了她更笑得利害起來。

『這樣子開玩笑沒有好處；說不定我會真胡思亂想地在外面的時候安心不下去了。』

在針鋒相抵的玩笑中他認了輸服。

『那末，你還不願意和別人合住嗎？那樣子至少這種擔心可以沒有了。不然，我可是不敢保險的呢。』

『一定搬家就是了。』

『告訴我實話，你不願意合住就是爲了那個嗎？』

在玩笑的相激後，她又低聲地湊到他的身邊認真地問着。

『我真的是……』

『現在還那樣想嗎？』

『不那樣想啦。不過你真不會因為住在一塊愛了他嗎？』

『你想我怎麼會愛他，合住了以後我更不會去愛他，那不是要找人罵嗎？並且他有什麼可愛的地方？你對我這樣不信任？』

她完全收斂了笑容，正經地說着。

『我相信你，我們找房子搬好了，我也覺得合住確乎也有好的地方。』

紹英對於自己的神經過敏的多疑，明知是不會有的事，但經過這一次的發洩才真的釋然了。可是對於搬家，他仍是覺得無可無不可的，不能引起像妻一樣的熱心。他仍感到現在的住處不無可留戀的地方。甚至有點希望妻的神經質的熱心，或者減退了不搬才好。

合適的房子，頗為難尋，那位朋友是認真在進行，但也還沒有成績，至于

紹英不過對於路過看到的房子隨便加以留意；特爲去尋找却不曾有過。有時看見精雅的洋房也有想住在裏面的意思，但總像不捨似的覺得現在的住處也很滿意。並且想到遷居的麻煩，他還是不想搬。同時因了妻的固執與好友的情面，覺得不搬也不行了，他像是受着一種非搬不可的牽制，因此更使他對於搬家不情願。

這天他在回家的路上又把這事思慮着。忽然想出一條妥當的辦法，他想和妻商量着暫時不搬，讓那位朋友單獨去租房子住。等過些時候他們再另租一幢房子單住，組織一個像樣的家庭，僱用一個女僕，那樣妻現在的孤寂可以減除了，對朋友那方面也沒有說不過去的地方。他現在還是無意識地不願意和那朋友合住。可是他接着又想妻或者又要拿了不願組織家庭把自己弄到作主婦的地位的理由來反對他的計畫。